



西洋钟表

凝固在故宫的大清时间

在故宫博物院，有两个单独收费的展馆，一个是珍宝馆，一个是钟表馆。珍宝“独居”一处可以理解，毕竟珍宝难得，但钟表有什么稀奇呢？钟表本身确实不稀奇，但令人称奇的是，故宫博物院竟然是全世界收藏18至19世纪机械钟表最为丰富的博物馆。

“不务正业”的计时器

这些西洋钟表，有些是当年欧洲各国送给中国皇帝的礼品；还有一些则是由广东海关官员从西洋商人手中购买，再进献给宫廷的。当时，对于西洋钟表制造厂来说，产品“进宫”可是难得的荣誉，制造厂的身价也会因此大大提高。为了讨得中国皇帝的欢心，西洋钟表制造商使出了浑身解数。即使今天参观这些钟表时，我们仍然会惊诧于它们的设计之巧。因为制造繁难，所以工匠们总要大张旗鼓地进行装饰，让它们看上去不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钟表，反倒有点“不务正业”。

大型钟大多被伪装成了其他样子。比如，设计成一座花园，其间有人物嬉戏；设计成一丛热带雨林，其间有动物出没；设计成大象拉着乐队行进的样子。即使是最简单的座钟，上面

也会有珐琅绘制的图案，绘有金发碧眼的维纳斯和圆润的丘比特等形象。这些西洋风格的绘画，成了当时中国人最早见到的西方绘画。

一个特别的“写字人”

钟表馆里的明星，是一座产于18世纪末期的“铜镀金写字人钟”。它的保存状况相当不错，现在仍然熠熠生辉。

这座写字人钟通高2.31米，外形犹如一座精巧的凉亭，亭柱和屋脊上还有精工雕饰的小动物和花草。写字人钟从上到下一共分四层，每一层都有特殊的设计，除了第二层负责老实地报时之外，其他各层都暗藏绝技。最下面一层最抢眼，也就是那位“写字人”。这俨然是欧洲18世纪的一位绅士，他正扶案持笔，全身心地投入到眼前的“创作”当中。无论是他的装束还是他的小案几，都是当时欧洲流行的“罗可可”风格，卷草繁花，装饰华美。

如果为他手中的毛笔蘸好墨，再打开开关，他就可写出“八方向化，九土来王”八个富有气魄的汉字。对于两百多年前的人来说，这绝对称得上神奇了。如今，他的作品就摆在面前的案几上。这是毛笔楷书的汉字，



竟然写得相当工整有致，连顿挫的笔锋都清晰传神。

这座钟是18世纪晚期的纯机械作品，竟然能够操控柔软的毛笔写出这样“有灵魂”的毛笔字，可见工艺难度之大，机械设计之精密。

除了这八个字，这座钟还有更令人称奇的设计：钟的第三层上有一个敲钟人，每逢3、6、9、12点准点，他都会按时奏乐报时，乐声响起，最上面一层便会转出两个手举圆筒的小人，圆筒打开便亮出一道横幅，上书四个大字：万寿无疆。

每一座都是警世钟

写字人的故乡在英国，他的制作

摘自搜狐网

历史故事

油条可算是中国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食物，东西南北中，各地的油条大同小异。但即便是细微的差别，在文人眼中往往就包含了特别的意味。

1982年初夏，沈从文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湘西凤凰。故乡的山水田园依旧那样宁静清幽，故乡的风味小吃也依旧那样别具一格。据黄永玉回忆，“早上，茶点摆在院子里，雾没有散，周围树上不时掉下露水到青石板上，弄得一团一团深斑……”沈从文一边静静地喝着豆浆，一边称赞家乡的油条：“小，好！”

梁实秋平生也爱吃油条，先前在大陆，后来到了台湾，烧饼油条一直是他常吃的早点，但台湾的油条不够脆硬。走南闯北几十年，梁实秋在饮食方面见多识广，他也介绍过北方的烧饼油条，可谓花样繁多：烧饼可以分为螺蛳转儿、芝麻酱烧饼、马蹄儿、驴蹄儿等，甜油鬼等几种。“螺蛳转

文人炸出来的油条



儿夹麻花儿是一绝，扳开螺蛳转儿，夹进麻花儿，用手一按，吱吱一声麻花儿碎了，这一声响就很有意思，如今我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。”

梁实秋喜欢听油条压碎的声音，这是一种趣味。但是，这种趣味在张爱玲看来或许就是一种恶趣了。张爱

玲对于食物口感的追求几乎达到了极致，细腻的味觉用细腻的文字表达出来，十分难得。

值得称道的还数汪曾祺。塞馅回锅油条，是汪曾祺为之自豪的一个创造。他给好友朱德熙的一封信中相告，他最近发明了一种吃食：买油条两三根，切成一寸半长一段，内层掏空；将肥瘦各半的猪肉馅拌上葱姜末，以及少量榨菜末或酱瓜末等，塞入油条窟窿，入油锅炸焦。他自己形容这道菜“极酥脆，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”。后来，汪曾祺又将塞馅回锅油条列入其《家常酒菜》一文中，并称“这道菜是本人首创，为任何菜谱所不载。很多菜都是馋人瞎摸出来的”。

过去卖油条的摊点，一般都会为顾客提供包油条的纸张，如过期的报纸杂志。萧红记述过一件小事：三十

者是英国伦敦的制钟高手威廉森，而订制者则是英国特使马戛尔尼，马戛尔尼要拜访的是乾隆皇帝。他此行的目的是为了与中国通商——此前，英国人每年都要从中国进口大量的茶、丝绸等物品，中国却几乎不从英国进口什么。此次他们志在必得，钟表就是让他们满怀信心的物品之一。

这个新奇有趣且寓意美好的礼物果然深得乾隆喜爱。据说，进贡给乾隆的钟表不止这一个，其中还有不少是产自瑞士的“高档货”，但乾隆皇帝始终对写字人钟最为满意。

“八方方向化，九土来王”，没有哪个皇帝不期待这样的盛况。

不过，乾隆皇帝对这座钟的新鲜感只持续了一阵子。中国的匠人很快开始模仿，通过自行研发技术，不久便造出了自己的机械钟表。

到了清代，面对机械钟表这种代表当时欧洲先进科技的复杂物件，中国工匠竟然很快破解了奥秘。这些土生土长的钟表毫不逊色，并在装饰风格上加入了我们自己的传统图案：西洋楼被改造成了中国式的亭台楼阁，法式花园变成了渔樵耕读的中式田园，当然更少不了中国的吉祥图案。

不得不承认，我们的工匠实在太高明。因此，面对马戛尔尼，乾隆的心声或许是：我们什么也不需要。当时，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英国使团的通商请求，而英国人为了获利，便使出了走私鸦片的歪主意，由此拉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。

了解这段历史以后再看这座钟，会发现，它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令人叹为观止的机械之巧，更在于它见证了中国那一段由盛而衰的历史。

从某个角度而言，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的每一座都是警世钟。因为我们的开放和包容，西洋钟表远涉重洋来到中国；因为我们对科技的好奇心和进取心，本土钟表被精心制造。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有这样的心态，中国的近代史会不会被改写？

年代在上海法租界拉都路一个炸油条的小摊上，她发现包油条的纸竟是鲁迅翻译俄国小说《死魂灵》的原稿！于是写信告诉鲁迅，鲁迅却不以为奇。其实，鲁迅家里吃油炸鸡之类的食物时，也常拿他的手稿当餐巾纸。

豆浆油条，在老舍心目中是最好吃的早饭。在张恨水心目中，老舍是最要好的朋友。1966年，老舍在北京旧城墙外的太平湖投水身亡。当时家人怕他受刺激，对他隐瞒了老舍的死讯。然而正月初六吃早饭时，张恨水从一张包油条的传单上，偶然看到了老舍自尽的消息，这对他来说不啻晴空霹雳。第二天清晨，张恨水正要起床，在家人为他穿鞋时，突然仰身向后倒去，从此再也没有起来。

烧饼夹油条、字纸包油条……普普通通，平平常常，但也许，其中还夹进了人生苦乐，包含了世间悲欢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